

最是一年秋好时

■ 黄雨浩

9月23日这天是秋分,也是第八个中国农民丰收节,不仅标志着秋天的到来,也承载着农民对丰收的喜悦。时序正行进在前往中秋的路上,今年国庆中秋“双节”喜相逢,是家与国的双向奔赴,家国同庆,不负深情。

临近中秋,没有夏天的闷热,也没有寒冬的凛冽,更没有春天的忙碌,应该是一年中最舒适的季节。豫北的秋天每次来的时候都静悄悄的,好像笃定人们都在盼望着她赶紧来,即使自己再不张扬人们也能马上察觉她的到来。先是几场雨不经意间暴露了她的行踪,它不像夏雨那样倾盆而下,声势浩大却短暂易逝。秋雨是细密的,缠绵的,一下便是整日甚

至数日。雨丝如雾,笼罩四野,远山近树都浸在灰蒙蒙的水汽里,轮廓变得柔和,仿佛一幅未干的水墨画,整个城市都显得格外宁静。

秋雨也为龙都濮阳染上了些金黄,振兴路上那一排排原本翠绿的银杏,此刻像是被一位耐心的画师,用极淡的藤黄水,从每一片叶子的边缘,静静地染了上去。龙湖边上的枫叶林乌柏树也刚刚露出一点点红色,赤橙黄绿交织在一起,就像是晚霞散落在了林间。

大街上的行人也都换了装束,夏日里的短衫薄裙已然匿迹,代之以长袖与外套。人们走路的步调似乎也较夏日缓了下来,不再那般急匆匆地要去与炎热

抗争。蝴蝶岛上也没有了踩水嬉闹的少年,倒是多了些爱操心的父母,害怕孩子着凉,正追着给孩子多穿一件衣服。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”春之勃发,夏之热烈,秋之丰收,冬之蕴藉,每个季节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美景,每一幅丰收的景象都承载着农耕人的喜悦,这份喜悦不仅包含着对未来一段日子希冀和安心,更是对一年的辛勤劳作终于结出硕果的欣慰。正因为如此,秋景的意义早已不仅仅是对美的欣赏,更是对于每一位在岗位上默默耕耘的广大劳动人民的鼓舞,丰收的景象无时无刻不在教导着人们功不唐捐、玉汝于成的道理。

秋天也不处处是丰收,未经耕耘的田地只能是一片萧瑟。我想这应该是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伤春悲秋的原因:当在秋天看见一片荒芜时,是朱颜已逝而壮志未酬的悲愤,是待到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时却只能“出门搔首怆平生”的落寞。当时间流逝,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,能否挺起胸膛说自己在人生最美的年华里没有虚度光阴?唯有拼搏者才敢说自己这一生不虚此行。当青春不再,步入人生的秋天时,我们是看到丰收的金秋还是荒凉的寒秋,唯有辛勤的播种者,唯有在喧嚣中保持定力者,唯有在温室中破茧成蝶者,才能收获人生的价值,才能在人生的路上收获最美丽的风景。

宽窄巷子的启示

■ 张玉颖

成都宽窄巷子原名分别是兴仁胡同和太平胡同,在1948年城市勘测中,工作人员依据巷子宽度将两个胡同分别命名为宽巷子和窄巷子,并沿用至今。

这里商铺鳞次栉比,商品琳琅满目,商贾往来熙攘,游客摩肩接踵。随着人流,我们便来到了宽巷子巷口,巷口的话语令我驻足,赶忙掏出手机拍了下来:宽是逍遥生活的记忆,窄是心灵享受的回味。人生无进退,天地宽窄间;世界本无宽窄,宽窄全在心间。一宽一窄间,天地轮回,人生圆融。宽窄巷子,成都人的精神家园,不论世上的路有多窄,唯有心宽的人能通过。方寸之间宽窄自如;宽窄是一种哲学发人深思。

是呀,宽和窄是心灵的感受,宽窄并非客观世界的界限,而是由人的心境决定的。外界的“宽”与“窄”本身没有固定属性,关键在于人如何看待——心宽则天地宽,心窄则处处受限。所以,当我们深处逆境,处处受限之时,要沉淀自己,给自己的心灵找一片净土,心安即归处。

“一宽一窄间,天地轮回,人生圆融”,揭示了人生中“宽”与“窄”的辩证关系。宽与窄并非绝对对立,而是相互依存、转化的,如同顺境与逆境、开阔与局限,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人生体验,唯有接纳这种辩证性,才能实现人生的“圆融”。

宽窄巷子作为“成都人的精神

家园”,其意义超越了物理空间的宽窄,指向一种从容自洽的生活态度。无论世上的路有多窄,唯有心宽的人能通过。所以,让我们做一个豁达、包容、通透的人,因为人生的境界不在于外在空间的大小,而在于内心的格局与智慧,学会在宽窄之间自如切换,是一种通透的生活哲学。

读着宽巷子巷口的这段话,我不禁想起了安徽桐城六尺巷的典故。“千里修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”,那份“让”出的宽,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谦让、包容的美德。与宽窄巷子“心宽则路宽”的哲思,跨越了时空与地域,在心灵深处交汇。

一为蜀地巷陌的生活体悟,一为皖乡邻里的处世智慧,看似不同的故事,却同是对“宽窄”最生动的诠释——所谓宽,从不是物理尺度的无限延展,而是人心之中那片能容风雨、能纳异见的天地;所谓窄,也从不是困厄的绝境,而是照见内心格局的镜子。

无论是成都的宽窄巷子之间藏着的圆融,还是桐城六尺巷里写就的礼让,终究都在诉说同一个道理:心之所向,宽处自有天地,窄处亦能开花。这份流淌在民族血脉里的包容与豁达,恰是穿越人生宽窄的底气,让我们在每一段旅程中,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从容与通透。

背 影

■ 刘学武

一个星期天的上午,我正在书房里,读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。

母亲在客厅里说,该换季了,我把你盖的被子早拆好了,也洗好了。今天给你套好。过两天我也该回老家了。你爹一个人还在家里,也不知道是咋吃的饭。

母亲在客厅里放了一个凉席,把被子放在凉席上。一个人努力地将被子套好。

母亲戴上老花镜,把线放在嘴里,高高地举起来,借着光,努力地让线穿过针孔。

母亲坐在凉席上,一针一线地缝着,不时地拿着针在稀疏的发丝间划过。这是她一直习惯的动作。

母亲说,你都五十多岁的人了,一个人在外地工作,不容易。媳妇又不能跟着你,你一定要学会照顾自己。有个头疼发热的,要早看,不要总是不在乎。

母亲还说,你的头发多,油性大,长长了会自来卷、发岔的。每天离开家之前,要注意梳理头。

不能总是乱糟糟的,要注意自己的形象。这一点你不如你哥。

我站起来,想倒一杯水。客厅,打开灯,空荡荡的,不见一人,桌子上是一片餐后的狼藉。这才想起,这几天有点累,昨天晚上自己做了些饭,简单吃了一些,没有收拾,就上床休息了。

回到房间,在书桌上看到了一把木梳。木梳子下面还缠着红头绳。这是母亲生前,特别是在郑州住院期间一直在用的。上一次离开老家的时候,我特意装在了兜里。至此,我的泪水一涌而出。

我到异地任职后,母亲一直想来看看我。因为身体的原因,母亲一直没能成行。

母亲去世多日,我一直想写一点儿东西纪念她,却不知道如何开始。不想,今日她竟然走进了我的梦里,走进了我住的地方。

娘,我知道我想你了。其实,我们也很想你。下次回家,我一定去看看你。

阳台上的时光琥珀

■ 陈茂玲

爱人老家有一个小小的、方形的露天阳台,我和它一见如故。白天站在楼顶上,透过屋顶间的空隙,可以看到离家不远的铁路,过往的火车令初来乍到的我对这个村庄萌生好感;晚上仰望天空里零星的星光,藏在记忆深处的温暖片段就会像晨露般悄然浮现。

电影《时空恋旅人》里也有个动人的阳台场景。蒂姆和家人围坐在柔和的灯光下,桌上摆着香气四溢的菜肴,晶莹的酒杯折射着星光。蒂姆静静地扫过每一个人脸上洋溢着说不出的幸福,那一刻,他突然明白了:穿越时空的能力终究抵不过眼前真实的幸福。导演把这份顿悟凝固在阳台这个空间里,串成了挂在岁月墙上的琥珀项链,它裹着被爱吻过的永恒温度。

这份来自阳台的温情,也在影片《请回答1988》里的德善家呈现出来,她的阳台堆满杂物,但却充满了生活的温度。最打动我的,是被同学欺负后的德善独自在阳台抹眼泪,父亲默默递上手帕,不讲大道理,只是絮絮叨叨地说自己年轻时的糗事,逗女儿破涕为笑。阳台上父女之间的互动很暖,画面外仿佛也可以感

受到德善心里的委屈在慢慢消散,父女俩的笑声在夜色中的阳台轻轻回荡。

影视剧中的阳台常令我心生暖意,但最让我魂牵梦萦的,还是老家那个小小的露天阳台。爸爸种的韭菜和妈妈种的大葱挤在一起,青翠欲滴地倚着长满青苔的围墙。阳光斜斜地照过来,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,像极了一幅会呼吸的水墨画。

在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天地里,藏着太多时光的馈赠:女儿戴着大草帽学洗衣服时笨拙的模样,小脸上汗珠和阳光一起闪烁;她和玩伴们玩过家家时,一本正经当“老师”的可爱劲儿;还有儿子放烟花时,又兴奋又害怕地往我身后躲的样子;我们一家曾把夏天的晚餐搬到阳台上,也曾阳台上撑起帐篷,数过星星……这些片段都被时光精心打磨成琥珀,在记忆的长廊里熠熠生辉。

现在的我依然保持着在阳台小憩的习惯。每当微风拂过,那些封存在琥珀的笑声和爱意就会轻轻叩响心门,提醒我:幸福从来不在远方,它就藏在这样寻常的角落里。

都

江

堰

游

记

曹易简

前不久,我来到成都,几经周折后乘坐旅游专列前往都江堰,一睹这震惊世界的古代水利工程风采。

我们乘观光车抵达玉垒阁——观赏都江堰的最佳位置。踏上木质楼梯,“笃笃”声似叩响岁月之门。登顶后,风四面涌来,玉垒阁宛如云海中的古船。凭栏远眺,岷江如练,鱼嘴分水堤将其劈为两半;内江似碧玉穿城,外江若黄绸奔涌,光泽各异。对岸群峰叠翠,薄雾绕山腰,道观飞檐隐于苍翠间;脚下堰功道石板温润,远处成都平原田地如棋盘。江风裹挟清凉与草木香,恍惚间,两千年前的凿石声与此刻江涛声交织成赞歌。

经导游讲解,我知晓都江堰治水原理依赖三大核心部分。其一为鱼嘴,形似鲸鱼嘴伸入江心,将岷江分为深窄的内江与浅阔的外江。丰水期外江江面宽、流速缓,分流六成洪水;枯水期内江河道深、流速快,截留四成水源,实现“四六分水”。其二是飞沙堰,位于鱼嘴与宝瓶口之间。内江江水因面骤变深窄形成漩涡,裹挟泥沙至飞沙堰,最终六成江水带八成泥沙流向外江,达成“二八分沙”,确保流向成都平原的内江水清澈。其三为宝瓶口,是凿穿玉垒山形成的狭窄通道,能控制进入平原的水量,既保障灌溉稳定,又防洪水泛滥。三者配合无须人工操控,实现“旱涝从人”,尽显李冰“道法自然,顺势而为”的治水智慧。

走下玉垒阁,我们来到二王庙。它隐于岷江东岸玉垒山麓,红墙黛瓦在古柏间错落。拾级而上,庙门“二王庙”匾额笔力浑厚,两侧楹联道尽李冰父子功绩。前殿李冰石像衣袂带风,凝望岷江;后殿二郎神英姿勃发,身旁铁铸模型诉说“深淘滩、低作堰”的智慧。庙内古柏参天,千年黄葛树枝繁叶茂,香火与江涛声交织成跨越千年的赞歌。

都江堰老子庙藏于玉垒山深处,青瓦红墙依山势铺展,透着道家意韵。正殿老子塑像身着素袍,面容慈和,目光含玄机。塑像前青烟袅袅,与殿外松涛相和,更显空灵。这水利奇迹正体现“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”的道家哲理。后园“悟道泉”自石缝渗出,叮咚作响,泉边古柏盘根错节,相传是古人悟道之地。透过紫薇花,既能望见远处都江堰吞吐江河,又能感受近处宇宙的静谧,仿佛能看到李冰在此观水悟道,将天地至理融入江流。

从二王庙下来便是安澜索桥,又名夫妻桥。它横跨岷江,似醒着的巨蟒,红褐色木梁泛光,十四根碗口粗竹绳连接两岸青山。游客扶栏而行,惊叹江水奔腾,又因桥晃左右翘起,惊呼声中带着笑意。桥身“咯吱”轻响与江风呜咽交织,似在诉说百年前夫妻建桥的故事。桥中央,几位老人倚栏闲谈,蒲扇轻摇,话语带着川音软糯。竹缆上的红绸带迎风猎猎,每一条都承载着祈愿。安澜索桥就在喧闹与宁静中,见证江水东去、岁月流淌。

耳畔江水轰鸣,似在诉说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;指尖触碰千年巨石,仿佛触摸到这震惊世界的水利奇迹。

■■■□



归 途

■ 郭点点

气不好的倔老头儿,骑着三轮车,不知道他的目的地,也许是去西水坡看一看自己为自己刻下的碑文,也许是在澡堂子把头垫高搓搓背,也许是去别人单位聊聊所谓的“大事”……我想帮他留下些什么,唯一能想到的,只有文字。

我与爷爷差了太多岁月,他在我的记忆里,只有老和更老,常常能看到他与人家的争吵,现在我好像只能想起他对我慈祥的笑,记不起来他发脾气模样。人只有在失去后才懂珍惜,即使依依不舍,也没办法阻挡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。有人说,老人生前总发脾气是因为不想让人家想念,可是这潮湿的心,又该如何平静如从前。缅怀我的爷爷——郭念林同志,在他离开之后,我仿佛看到他当年英姿焕发的模样,充斥着苦难与离别;他的后半生,有孝顺的子女,有一个安详的晚年。他向往的城市,是首都北京,但他最牵挂的,还是濮阳老城北街,那里有他熟悉的味道,他的母亲

隔墙闻香

■ 翟长付

起吃点。”母亲连声道谢,下午就跑到自留地里,拔了好多新鲜的蔬菜,送到王老师家作为回礼。

从那以后,王老师家里只要一开荤,她就会端一碗送过来,母亲也时常送些自家种的蔬菜瓜果给王老师家。春夏时节,有黄瓜、茄子、西红柿、鲜蚕豆;秋冬时节,先是菠菜,到了深冬,最多的便是萝卜和大白菜。父亲也会把腌制的萝卜干、咸菜,还有自家做的黄豆酱,拿去给朱叔尝鲜。

每次母亲送蔬菜,王老师接过菜篮子,都要夸赞母亲种的蔬菜好:“哎呀,你家的蔬菜种得可真好,看着就新鲜水灵,集市上很难见到这么好的蔬菜啊!”王老师放好蔬菜后,拉着母亲坐在凳子上唠上一阵,聊聊地里的庄稼收成,问问家里孩子们的学习情况。

夏天的傍晚,朱叔和父亲常常会坐在门口的台阶上聊天。朱叔递一支香烟给父亲,父亲接过香烟,熟练地

■■■□